

热历史

# 古诗词里的麦收

王婉若

风掠过广袤的田野,金黄的麦浪此起彼伏,麦香如缕,萦绕鼻尖。漫步于麦田间,嗅着沁人心脾的麦香,思绪不由自主地飘向千百年前,那些文人墨客笔下的麦收盛景,如同一幅幅绚丽的画卷,在眼前徐徐展开。

“田家少闲月,五月人倍忙。夜来南风起,小麦覆陇黄。”白居易在《观刈麦》中,以直白质朴的语言,勾勒出麦收时节农家的繁忙景象。紧接着“足蒸暑土气,背灼炎天光。力尽不知热,但惜夏日长”,更是将农人在烈日下抢收的艰辛刻画得入木三分。而“复有贫妇人,抱子在其旁,右手秉遗穗,左臂悬敝筐。听其相顾言,闻者为悲伤。家田输税尽,拾此充饥肠”,诗人不仅描绘了麦收时农人的忙碌,更将目光投向了那些在生活边缘挣扎的贫苦妇人,深刻地反映出社会的贫富差距,展现出对底层人民深深的同情。

麦收时节,天气的变化牵动着每一位农人的心。“五月江南麦已稀,黄梅时节雨霏霏。”陆游的《初夏绝句》道出了江南麦收时多雨的气候特点,也暗含着农人对天气的担忧。唐代雍裕之的《农家望晴》中“尝闻秦地西风雨,为问西风早晚回。白发老农如鹤立,麦场高处望云开”,描绘了一位老农在麦场翘首盼晴的画面,其焦急期盼之情跃然纸上。宋代诗人范成大在《四时田园杂兴·其三十一》中写道:“昼出耘田夜绩麻,村庄儿女各当家。童孙未解供耕织,也傍桑阴学种瓜。”生动展现了农忙时节男女老少各司其职的场景。而聂夷中的“六月禾未秀,官家已修仓”,则将麦收前农人们既要忧心收成,又要为赋税发愁的无奈与忧虑展现得淋漓尽致。

麦收,不仅是农人的辛勤劳作,更是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。“高田种小麦,终久不成穗。男儿在他乡,焉得不憔悴。”汉乐府里的诗



▲永济市美术馆丰收题材的花馍

记者 刘亚 摄影

句,虽表面写小麦未成熟,实则借物抒情,表达游子思乡之情,也从侧面反映出人们对小麦丰收的渴望。“小麦青青大麦黄,原头日出天色凉。妇姑相呼有忙事,舍后煮茧门前香。”范成大的这首诗,描绘出一幅温馨和谐的麦收画面,煮茧的香气与麦田的清香交织,让麦收充满了生活的气息与温情。

“打麦打麦,彭彭魄魄,声在山南应山北。”宋代张舜民的《打麦》,以富有节奏感的语言,先写打麦的巨大回声,展现繁重的体力劳动。随后“大妇腰镰出,小妇具筐逐,上垅先捋青,下垅已成束”,描绘出田家人趁天晴抢收,分工合作、配合默契的场景,辛苦中透着收获的喜悦。

“麦秋正急又秧禾,丰岁农家喜事多。”宋代戴复古的这句诗,短短十四字,便将麦收时节的忙碌与丰收的喜悦凝练其中。元代许有壬在《喜雨》中,细致描绘小麦生长与收获的场景,丰收的景象如在眼前。“小麦深如人,澶漫不见地。一苞十馀茎,一茎五六穗。实粒大且坚,较岁增三倍。芟

获载满车,累累犍銜尾。”北宋状元郑獬路过中原,目睹“小麦深如人,澶漫不见地”的景象,麦浪汹涌,似要将天地吞没,“一苞十馀茎,一茎五六穗”,他用具体数字,彰显大地馈赠的丰厚。苏轼也曾曾在宋时晴空下,见“千畦细浪舞晴空”,大麦、小麦的丰收盛景,让他心中生出“惭愧”,这是对天地生机的敬畏。陆游在《初夏闲居》里写“麦熟村村捣麦香”,简单几字,石磨转动之声似在耳边,炊烟袅袅、麦粉香甜弥漫在空气中。他还在另一诗里以“小麦方秀大麦黄”,像画家般勾勒出青黄渐变,麦芒沙沙私语似可听闻。

范成大在诗中写道“笑歌声里轻雷动,一夜连枷响到明”,展现农民丰收喜悦、赞美勤劳美德的同时,也流露出对辛苦劳作的同情。从《诗经》里“麦麦黄莽,岁岁饱食”的低吟,到如今联合收割机的轰鸣,麦收始终是华夏大地深沉有力的心跳,承载着千年农耕文明,在历史长河中从未停歇。

(《各界导报》)

文史拾零

## 民俗文化中的“龙”

乔忠延

中国人崇拜龙,祭祀龙,画有龙图腾,建有九龙壁,连高耸的华表上也雕刻有腾云驾雾、盘旋升空的飞跃龙。这还不够,每逢节日,欢天喜地的人们都会拿出看家的本领,表达兴奋心情,营造节日氛围——跑竹马、划旱船、耍狮子,而最为吸引眼球的表演当数舞龙灯。

舞龙灯的风俗遍布大江南北,遍布城市乡村,即使偏远的山庄窝铺也不甘人后。年节尚未到,心灵手巧的热心人早就聚拢在一起,备材料,做龙灯。先用竹节环绕出十几米甚至几十米长的龙身,外边彩绸装饰,里面点燃蜡烛(时下是安装LED灯)。待到夜色笼罩大地,锣鼓声响起,一群生龙活虎的年轻人,高举闪光的长龙飞步上场,时而伏地穿行,犹如“见龙在田”;时而高扬龙头,犹如“飞龙在天”。把龙腾云天的风姿展演得淋漓尽致,把降龙伏虎的心愿表现得志冲霄汉。



▲永济博物馆民俗规划展展出的舞龙灯模型

记者 刘亚 摄影

在中国南方有赛龙舟的风俗。每逢端午节,风华正茂的后生都会擂起鼓,划开桨,把平常缓缓移动的木船摆弄得如火箭闪电般向前冲。不对,不是木船,该称龙舟。其实龙舟也是木船,只是在船头装点了龙头,船尾装点了龙尾,木船便化俗为雅,蕴含了众生龙腾虎跃般的雄心壮志。赛龙舟同时表达的是对屈原的礼敬,洋溢着浓郁的爱国激情。

在浙江金华一带,有一种独特的板凳龙,龙头、龙身,从头到尾,都用板凳装扮组合而成。少的不下八十条板凳,多的可达上百条板凳。板凳与板凳之间用一根木棍相连,起舞时表演者拿起木棍,巨龙便离地而起。每条板凳上都扎着花灯,花灯上装点着自己喜欢的图案。图案有花草,有树木,还有鸟兽;形式有绘画,有剪纸,有刻花,还有雕塑。

(《生活文摘报》)

河东风物

## 黄河岸畔一明珠



▲运城博物馆鹤雀楼展区

记者 刘亚 摄影

顾定海

唐朝诗人王之涣传世作品很少,但并不影响他作为盛唐大诗人的地位,这缘于王之涣诗作的流传甚广与经久不绝,特别是《登鹤雀楼》和《凉州词》。

在中国古代,人们喜欢在江河岸边修建高大的楼阁,民间一直有“四大名楼”之说。但具体指哪四座楼,似乎有分歧。一说是黄鹤楼、岳阳楼、滕王阁和鹳雀楼;另一说是黄鹤楼、岳阳楼、滕王阁和蓬莱阁。但我深信:“四大名楼”中,鹳雀楼应有一席之地。只有王之涣的《登鹳雀楼》,才能与崔颢的《黄鹤楼》诗,范仲淹的《岳阳楼记》及王勃的《滕王阁序》相媲美。

鹳雀楼始建于北周(公元557~公元581年),最先是镇守永济的军队在黄河东岸建造的一座戍楼,此楼高大雄伟视野开阔,登上楼顶则有凌空而小天下之感,故名云栖楼。又因黄河流域有一种看似“鹳雀”的鸟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上,后称鹳雀楼,元初初毁于战火。在各界人士努力下,1997年12月鹳雀楼重修。

进入鹳雀楼参观,每层楼面几乎都是与王之涣这首诗相关的展品。鹳雀楼顶层四周是露天平台,登临此处,可尽览秦晋大地壮美风光。尤其当你面向西侧时,可以远眺浩荡的黄河永不停息地向天际一路奔去,“欲穷千里目,更上一层楼”啊!

将鹳雀楼赞誉为黄河岸畔的一颗明珠,其当之无愧。

(《新民晚报》)

史海钩沉

## 古朴大方的石灯

庄电一

石料,曾被人类加工成最早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。不论是打制石器还是磨制石器,都曾在人类的进步中扮演过重要角色。而石料被雕刻成石灯,则是汉代以后的事。石灯主要流行于汉、魏、晋、南北朝时期,隋唐时达到鼎盛,宋及宋同时期的西夏都有大量石灯问世,此后石灯逐渐衰落。

石灯的大量雕刻,与当地的宗教活动有关,是佛事活动的需要,因而这些石灯多数都出现于石窟、寺庙和墓葬之中。石灯一般都不是用于生活照明的,而是作为一种礼器,为宗教活动和祭祀活动所专用。许多石灯上面的灯碗并没有装油、点燃的痕迹,可能只是用于供奉。不过也有例外,有的石灯上面就凝结着许多黑斑点,那是油渍变质后结成的。

石灯所用材料,有红砂岩、青砂岩、花岗岩、大理石等。这些石灯,多为几十厘米高。石灯,多是用锋利的刀具手工刻制而成,因为是手工雕凿,所以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件石灯。雕刻技法也是多种多样,有浮雕,有透雕,有阳刻,有阴刻,但都造型生动,古朴大方。

在古代,人类抗拒灾害、征服自然的能力十分有限。于是,有人便将希望寄托在鬼神身上,祈求借助鬼神的力量来实现自己无法实现的愿望。这样,人与神之间、人与鬼之间就需要交流、沟通。交流、沟通,就要有渠道、有载体,而有些用于祭祀、宗教活动的古灯就成为这样的载体。人们希望通过制作、供奉古灯,表达某种愿望,架通与鬼神交流的桥梁。

(《光明日报》)



▲永济博物馆历史文化展展出的宋代盘龙石灯

记者 刘亚 摄影